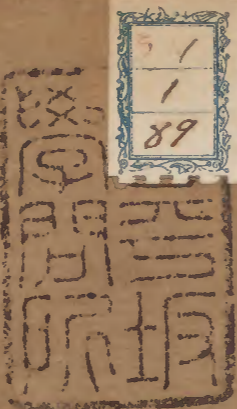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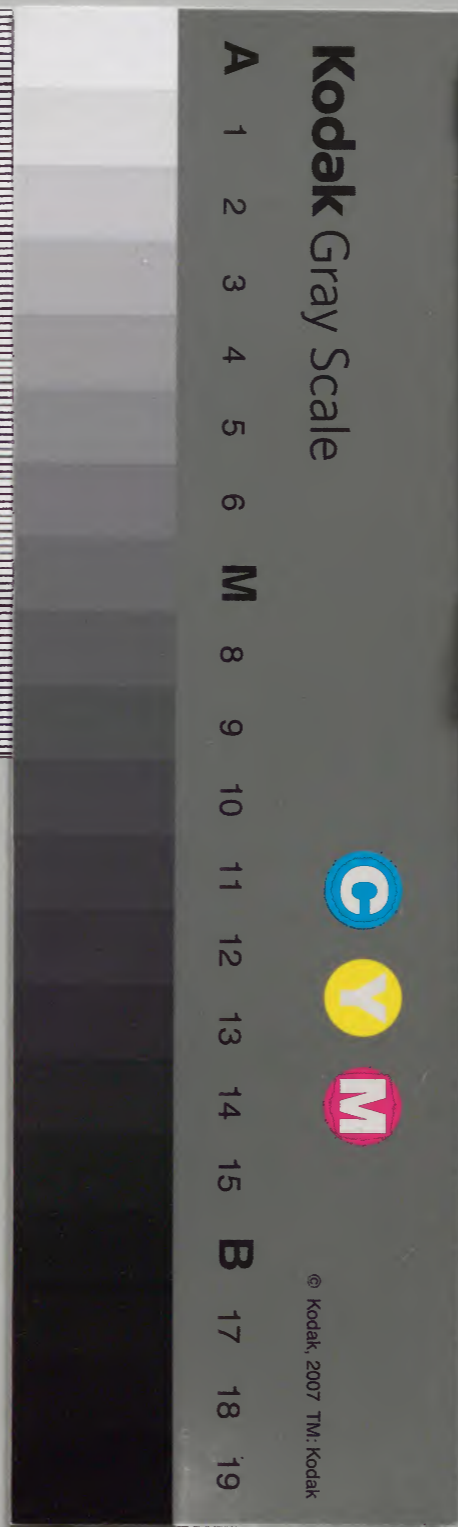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別函	架	號
		五	八	九
		九	七	冊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九	六
		七	一	五
		四	一	九

內閣文庫		
漢	五九六七	六三函
	九七	一九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67
冊數	97 (89)
函號	283 35

九十二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僱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而僱終不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淺草文庫

梁王金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為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於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倚其後耳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
薦之也

三月梁王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

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範遣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卻之劉鄩由是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全忠引兵十萬繼之

夏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絕也殷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朱全忠

遣兵屯潯口令荆南成汭武真雷彥威與出兵救之汭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掌書記李璉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大掠而去將士聞之皆無鬪志神福聞汭將至自乘輕舟覘之還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逆擊破之汭赴水死彥威狡獪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

集覽

潯口地名潯水之口也大宋重修廣韻注潯書涉反水名在西場

質

實一統志云灑水在漢陽府城北四十一里自黃陂入漢陽縣界與淪索二水合流南

入大江

王師範以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

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攻青州

朱友寧圍博昌月餘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友寧驅民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寃號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師範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汴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

其一柵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閉壘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

集覽

博昌注見周赧王三

十一

質實

一統志臨朐漢之縣名屬齊郡晉省入東莞縣隋改為逢山縣後復

舊屬北海郡唐宋並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省入益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青州

府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楊行密遣兵擊宣潤

州

初田頽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揚行密求池歛為巡屬行密不許頽怒而歸頽兵強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頽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頽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頽有良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頽以儒為貳於巴族之儒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頽遂與潤州

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頽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頽通謀行密乃詐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皎之軀為讐人所辱赴火而死頽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

而王不然妻子無遣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顏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顏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顏聞之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

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

楊師厚進逼青州師範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劫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

冬十月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

集覽 夔州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九年巴東**質實**縣一統志云忠州唐初所置治臨江

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宋陞為咸淳府元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萬州唐初所置

治南浦縣天寶初改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本朝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施州隋末所置治清江縣唐初以州

隸江南道開元間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本朝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後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

指揮使司屬湖廣道

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

集覽

瞿唐唐本作塘

建乃棄歸峽屯軍夔州

寰宇記

夔州瞿

塘在州東一里杜甫瞿塘懷古詩西南萬壑

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此

四句備述瞿

質實

一統志云瞿唐峽名在夔

塘之險要

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

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

葛從周取兗州

葛從周急攻兗州鄆使從周母登城謂從周

曰劉將軍軍事我不異於汝從周攻城為之少

緩鄆簡婦人及民之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

者堅守以捍敵及師範使者至始出降全忠

表鄆為保

大留後

宿衛使朱友倫卒

友倫擊毬墜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殺

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

為留後

質實

山南東道節度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雍州

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胡氏曰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

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而為之者可不謂之忠乎

集覽

委輸漢有三輔委輸官漢書音義曰謂輸

送委積者也
委輸並去聲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靜難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頔

初頔聞濛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濛以楊行密書徧賜頔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頔兵遂敗奔還城守濛引兵圍之頔帥敢死士數百出戰濛擊斬之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頔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頔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以李神福鎮宣州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牙推沈文昌善為文嘗為頔草檄罵行密行密皆擢用之遣錢傳瓘歸杭州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張全義殺左僕

射張濟

王師範之舉兵濟預其謀朱全忠謀篡奪恐濟扇動藩鎮諷全義殺之

書法

張濟輕易反覆有餘罪矣其具官何濟之存能使全忠畏忌則濟亦有過

人者矣故特具官以罪全義

神 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

柳璨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

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胡氏曰人見崔胤深結宣武疑其有輸唐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閹豎疾茂貞爾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制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之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虧崔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唐昭宗皇帝 五十一

胤張濬之事亦可監矣

書法

殺胤者全忠也相遠璨者亦全忠也大而宰相生殺予奪皆出其手矣唐

有不為

梁乎

發明

崔昌遐挾賊以為重至於不赴召命凌蔑天子自謂泰山可倚豈知復有

今日綱目書全忠殺昌遐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則大臣生殺除拜皆在全忠掌握其威靈氣燄已不復有唐室矣然昌遐為司空平章之日綱目已書於帝幸全忠營之下至于為司徒兼侍中之日又書于全忠進爵梁王之下皆以見其憑附賊臣之

實至是反死於憑附者之手則昌遐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然昌遐有罪而綱目止書曰殺者全忠專殺不得為誅也昌遐實為宰臣而不書其官者已實有罪不得為大臣也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唐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于書法之間矣吁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癸長安二月至

陝考異

上當作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

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集覽

紇甸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

王制篇千里之內曰甸鄭玄注為天子服治田出穀稅紇干山頭凍殺雀紇干山未詳所在適披輿地要覽見雲中郡有紇真山注云胡語紇真華言千里也其山積雪春夏不消疑昭宗指此山而言也或者訛傳干為真耳胡致堂曰昭宗之自比凍雀蓋居不可如何之勢也大家注見

質實

一統志云紇干山即肅宗寶應元年

書法

書表請予之歟上書屯河中則與劫遷無異矣方書表請隨書發長安方

書發長安隨書至陝所以著全忠之威也

發明 書表請遷都本無貶詞然上書全忠屯河中則見其親將大兵脇遷天子

明矣下書上發長安二月至陝則見天子不敢違有即日就道之意矣夫遷都大事必臣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今全忠屯兵近畿迫脇乘輿乃以遷都為說殆與董卓逼遷長安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唐室至是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可不

哀哉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干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侯車駕還長安表聞

書法 遣迎何譏也天子在難躬迎事未可知而遣兵迎以為是為恭而已故譏

之是故其赴援書屯綿州其迎駕書遣兵皆所以深譏之也

發明 王建之兵實未嘗得進而以迎車駕書之者予其勤王之意也然天子在難建不能躬走奔問官守以致其赴援之力則為義有所未盡故止書遣兵以見其若急而實緩此又輕重之權衡也

三月以梁王全忠判六軍諸衛事○梁王全忠

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遂赴洛陽督修宮闕上與之宴群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捧至卮飲之宮人或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陽醉而出

發明

書全忠殺崔昌遐相崔遠柳璨則朝廷在其掌握書全忠表請遷都上發

長安則天子在其掌握書全忠判六軍諸衛則兵權在其掌握至是又書全忠赴洛陽言赴則見其飄忽震蕩如水之赴壑莫之能遏此固特筆表其篡弑之急者也不

然何以不書曰詣曰朝而書曰赴哉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綃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救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發明

嗚呼昭宗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遣間使告難于四方則見其倒垂之急

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遠近諸鎮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之厄者則是全忠兇威虐燄足以脇制天下而忠臣義士亦且束手無策莫之救也至危如此

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諸人奉頭鼠竄各自封植其亦可愧也已其亦可誅也已人主觀此可不兢兢兢業業也哉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楊行密復遣李神福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岳鄂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夏四月上至洛陽考異

提要上 考證 上皆當作帝○謹按

論史者皆言唐亡於藩鎮亡於宦官皆非也唐亡者宰相也朱温在汴時不有宰相誘之豈能遽為曹孟德哉昭宗憤天下之亂思用奇傑之士而卒得悖逆之臣始於張濬終於崔昭緯皆求救於温終於崔胤求援於温不特求援且教其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効尤孟德而唐祚去矣嗚呼為人臣者欲固位而毀其國猶欲安居而毀其家也哀哉

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玄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張延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梁王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質

實 護國軍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宣武軍名注見昭宗光化二年宣義軍名注見懿宗

咸通十年義成軍忠武軍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更封錢鏐為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為鄴王 **質實** 博魏

軍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天雄軍注同上年 ○五月梁王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攜翔使去曰翔亦醉矣乃還大梁

趙匡凝攻夔州不克

匡凝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 **集覽** 鐵絙居登反大索也團鐵之鑠峽為之立柵樹立木為寨柵也

質實 渝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郡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

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建賦歛重人莫敢言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而後言之建愧謝自是賦歛稍損

書法

茂貞繼徽再逼京畿王建不急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討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有能抗之者綱目

發明

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狗義之人且

以正逆賊之罪也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

考異

全上

漏梁王二字○按安漢公莽弒帝宋公劉裕弒帝並書爵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踈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

不言之亂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樞前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

集覽 德王嘗奸帝位奸犯非豈有不仁者乎禮也先劉季迷曾幽昭宗而立德王裕故全忠云然也左傳襄十四年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書法

弑君之賊或書爵或書姓恒也此其并不書姓何全忠六月書討既削其爵矣於是弑君不可以不重貶也故再削其姓賀善贊曰昭宗即位首務強兵志張王室而性失卞急不審事宜是以三命出師不惟無功益以長亂雖唐亡已决亦其處之不善祇以速之也○晉王儼不書太子中尉立之也此亦玄暉矯立耳其書太子何幸之也當是時唐日暮亡君弑而有正統在固君子之所幸也故不得以從恒也

發明

弑逆之罪罪不容誅然陰為其事而陽避其名如全忠驚哭投地之類是也夫以主謀者李振圖事者玄暉揮刃者史太而歸惡乃在全忠若其手自為之者求其實也不然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皆可以文欺天下矣

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楊行密以劉存為招討

使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李神福臺濛卒楊行密以存渥代之徐温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今日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冬十月朔日食○十

二月楊行密遣馬賓歸長沙

賓性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賓固辭行密固遣之賓至長沙殷議入貢賓曰楊王地廣兵強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質實

清海節度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清海節度使崔遠赴鎮畏隱不敢前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乙丑 昭宣帝天祐二年

書法

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於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

也其畏全忠甚矣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於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為新君之初年以正始也

發明

凡人君即位必書元此春秋之法也亦古先帝王之法也後世以來則有

改號之事故人君繼統踰年亦必改元歷代莫之廢也昭宗既終嗣君踐祚今已逾年乃止以先君舊號紀歲月考之唐史蓋自昭宗去年四月乙巳大赦改元天祐至八月壬寅昭宗遇弒太子即位因仍不改固見賊溫無道恣行狠愎盡廢故典舉朝

畏甚亦無有敢告之者也綱目凡改元次年則不書其號而此獨舉之者所以表嗣君之始耳世變愈下賊亂恣行一至於此可畏也哉

春正月楊行密克潤州殺安仁義

仁義勇決得士心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至是城陷見殺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書法 昭宗諸子於是皆死而唐祚之移決矣故全忠削不書爵

發明 全忠兇暴無復人理然綱目亦不為之廢法故凡用兵等事皆舉其爵至於見討則爵之殺諸王則削之弑太后則削之甚至於弑逆則又并其姓氏而俱削之矣皆所以行天討正王法以誅其桀逆之罪豈以其無足誅責之故而遂廢討賊之法哉

劉存拔鄂州執杜洪○葬和陵

質實 一統志云和陵在河

南府偃師縣南 ○三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質實**

一統志云河陽古地名東周為畿內地春秋時屬晉為河陽戰國時屬魏為河雍漢為河陽縣

元魏始築城於此北齊置河陽關隋仍為河陽縣屬懷州唐初改大基縣後復為河陽縣屬河南府後又陞為孟州為河陽節度治所宋初改置三城節度金仍為孟州元屬懷慶路本朝降州為縣以河陽縣省入改屬懷慶府

師範舉族西遷大梁全忠客之使鎮河陽

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

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性傾巧暗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

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為相涉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以為汝累

集覽 性傾巧傾謂奇表也巧謂黠慧也優人倡優也樂卿史記平準書千夫如五大夫有其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裴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字別正卿也又十九

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

正誤樂卿

今按此指太常卿典禮樂之職者也

河東押牙蓋寓卒

寓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歛求賢俊

書法

押牙未有書卒者卒蓋寓何錄賢也克用之克終臣節寓有力焉押牙書卒

者終綱目一人而已

發明

蓋寓一押牙而書卒書爵者寓有忠於克用之謀其志不忘本朝故也彼

有身為大臣而名爵俱削者視此蓋亦少愧哉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書法

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書長竟天者彗長竟天甚大異也簡一歲而唐亡

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長竟天三長星竟天而晉亡恭帝元熙二年彗星竟天而

唐亡惟字竟天則兵禍而已漢武帝建元六年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扈王溥等三十

餘人

考異

殺上漏全忠二字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扈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為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范氏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

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昭宗返自鳳翔全忠篡奪之勢成矣樞乃被其薦引以為宰相全忠之劫遷也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欲微以示人至公而不

意全忠之怒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延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

集覽 因疏疏所據反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非漢食貨志張湯奏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又漢武時有腹誹之法比注誹讀曰非非議也名撿撿謂撿飭也名教禮法之士端委東漢蔡邕傳端委縉紕注端委禮衣也

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杜預注弁冕皆冠也端玄端服也委未詳恐是委貌則亦冠類也又案禮象云有玄端而章甫如公西赤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是也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鄭玄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冠與委貌又有不同者焉有朝服而冠者有朝服而委貌者

書法

殺之者全忠也不書主名何全忠之惡至于弑君以及太后則其殺唐臣者常也無足深貶者樞輩皆負國之臣綱目而書曰全忠殺之則是專罪全忠矣然則蔣玄暉輩非負國者歟其殺之也曷為主全忠蒙上文全忠之名以書殺又以見

賣國於人者卒不享其利以為後世戒也或書或不書綱目之旨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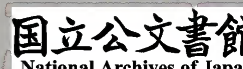
發明 彗出西北是殆陰方殺氣之應歟其長竟天是殆兵禍變及之兆歟彼賊

臣志在驅除異已乃借是以屠戮誣天罔人甚矣綱目書殺樞等於彗出之下則其矯誣濫殺固自可見然此徒諂附逆賊斷喪唐室自謂得其所依一旦禍出不圖駢首受戮投尸濁河遺誚千古故綱目於樞等之死累數而不書其官所以深貶之也其不書全忠殺者則以樞等自取殺戮故友怨全忠以甚樞等之罪也嗚呼唐之亡也無智賢愚不肖皆知之樞等名為搢紳不幸而處危亂之朝當賊徒弑逆劫遷之際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死之又否則削跡去之可也失身賊手去就不明生死皆辱雖微彗出之變詎能免書法若此後之貪榮躁進之士盍亦以是少警哉

秋八月王建取金州 **質實** 金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縣

徵前禮部員外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汗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一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苾之所



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集覽

衰野衰精力耗也野少禮節也

質實

一統志云虞鄉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解縣王官谷在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以王官廢壘

為名唐司空圖嘗隱此

書法

書前官何美圖也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詣闕則陽為衰

野失儀以去可謂潔身亂世者矣故特書之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而不至者八不屈者一不就者一不食而卒者一不受者一遣歸者一放還山者一詳漢光武建武

年五

發明

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此豈非范甯之序穀

梁春秋乎唐前日祿山之亂兩京既復綱目先書追贈死節之士繼書制陷賊官六等定罪今朱溫之亂先書殺裴樞等三十餘人繼書召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山夫以陷賊而比死節裴樞等大臣累數不書官而比司空圖之書前官其善惡堯桀也其得失天淵也其榮辱則華袞之贈市朝之撻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義固非有所為而為之然而筆削之嚴則不可以不分臧否此綱目所以比書于冊勸懲斯世庶幾人道有立不為夷狄禽獸之歸其有補于世教也多矣故曰麟筆絕

而後綱

自作

九月梁王金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

陵

朱全忠以匡凝與王建揚行密交通遣師厚將兵擊之自將大軍繼之攻下七州大破其兵匡凝奔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朱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耳行密厚遇之

楊師厚取江陵趙匡明奔成都○冬十月以梁

王金忠為諸道兵馬元帥○梁王金忠擊淮南

不利

朱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至棗陽遇大雨抵光州道險塗潦人馬疲乏士卒逃亡十一月度淮而北光州刺史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

質實

一統志云棗陽隋初縣名屬舂陵郡

因棗陽村為名唐初屬唐州後改屬隋州宋陞為棗陽軍元復為縣屬南陽府 本朝因

之改屬襄陽府

改昭宗謚號

起居郎蘇措素無行嘗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至是建議昭宗謚聖穆景文多溢美請改之太常卿張廷範奏改為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發明

改謚之事倡其議者蘇措和其議者張廷範然舉朝亦無有一人能正之者大書于冊舉皆罪之也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質實

淮南節度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廣陵

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憇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好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顥密言於行密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詣隱取謀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薨謚武忠李儼承制以渥為節度

集覽

憇直憇愚直正也記表記篇其民之敵憇而愚注憇傷容反又陽江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唐明宗皇帝天祐五年
丁絳二反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譖之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莊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等欲為主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循措之父也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傳禪詣大梁白全忠全忠拒之

集覽

九錫注詳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又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勅敵左傳勅敵之人注勅渠京反

強也

書法

晉宋之初書自加其官復辭不受譏詐也惟司馬懿不書自書不受為無譏此亦非自加也其不受亦幾乎誠也然則予之歟譏也何譏欲速也篡奪之臣未

有如全忠之欲速者矣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惟王仙芝朱全忠閩主昶為慊辭

發明

凡前代篡奪之人綱目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其

矯偽欺世之罪至於賊温之事則書以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若真出於唐朝之命者何哉全忠急于篡奪肆其暴怒唐朝恐懼亟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自為自加書之耳若夫全忠不受亦不書其辭者言辭則猶有委曲之意而直言不受則直暴怒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于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篡奪極矣孰知於篡奪之中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為愈下矣世變至此可嘆也哉

十一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將玄暉柳璨張

廷範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毋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為誓與復唐祚全忠信之誅玄暉等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殷等遂誣玄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弒太后于積善堂斬柳璨于上東門車裂廷範于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范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盖有不仁而得天下者

全忠是也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
殄戮靡有餘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
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
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
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發明

春秋書宋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則以孔父能為有無故書字書

及所以予之也綱目書太子劬弒其君義
隆及其左衛率徐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
湛則以淑等忠於其主故書官書及亦以
予之也朱温兇暴肆逆一以無道行之此
固盜賊之靡然上書弒后而下書殺玄暉
等不以及書者蓋以三人實為禍首黨附
逆賊圖滅唐祚故綱目書殺以正其迷國
之罪不得與孔父徐淑徐湛之江湛為此
也然玄暉等既有其罪而不書誅者則以
賊温不得而誅之耳權其輕重而為之書
法此綱目之所
以為綱目也歟

罷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
行之既習儀朱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欲郊
天以延唐祚璨等懼改用來年正月至是
全忠弒太后誅璨等敕以宮禁內亂罷之

書法

罷之矣何以書譏欲速也謁郊廟常
祀也而全忠以為欲延唐祚怒竟罷

之篡奪之臣未有如
全忠之欲速者矣

發明 郊廟常禮何害於篡竊而全忠猶
怒而罷之特書于冊餘可知矣吁

丙寅 三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奔杭州

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
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李簡等將兵襲之

茂章帥眾奔兩浙錢鏐以為
質實 鎮東節度 一統志云

唐乾寧中所置治越州五代錢氏以越州為
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陞為紹興府元改

紹興路 本朝復為
紹興府隸浙江道

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
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
親黨膠固日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
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羅紹威惡
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全
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女適
紹威子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於橐中選兵
千人為擔夫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
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疑紹威潛遣人
入庫斷弓弦甲礮夜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將
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
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

入城 **集覽**

甲襪襪昔患反甲之系也

發明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魏之牙軍世濟其惡故一旦禍發嬰孺無遺此天理

昭昭之報不可誣者然紹威亦太慘矣故書殺八千家以甚之也

以梁王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

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朔日食○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平之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猜懼牙將史仁遇聚眾數萬據高唐巡內州縣多應之全

忠攻拔屠之李克用遣兵救之不克

管實

天雄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高唐州名

注見周顯王十四年

鎮南節度使鍾傳卒

子匡時為留後

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大梁

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范氏曰自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唐紀五十三 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歷十五世然後夷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唐之得國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習亂易動也而燕人至晉氏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而已豈能為唐室之輕重乎

集覽

今六州四十三鐵不能為此錯

合音閤錯七各反摩鑪銅鐵之具也今俗謂事差誤亦曰錯魏博藩鎮所部有州六縣四十三今羅紹威謂合此州縣中之鐵亦作不成這一箇大錯蓋自悔前所為大差也

九月梁王全忠攻滄州劉仁恭救之

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引兵度河圍滄州劉仁恭救之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畏汴軍強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

楊渥取洪州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

內作曰

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帥
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
寨執楚遂圍
洪州拔之

楊崇本攻夏州

晉實

夏州注見唐明宗長興四年

書法

崇本之降全忠也嘗自去其賜姓名
矣既而討全忠則復其舊焉綱目亦

以李繼徽書之而予之以討以其未忘李
氏也此其復書楊崇本何削之也君弑賊
不討而內自相攻知有李氏者
不如是矣故削之而下書人

冬十月王建立行臺

王建立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言曰
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
鄭畷故事承制封拜
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劉仁恭求救于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
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
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
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
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
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
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
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

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梁王全忠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

夏州告急於全忠全忠遣知俊等救之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于美原知俊等擊敗之乘勝攻下邠延等五州西軍自是不振

集覽

美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兆府今安西

路輝州古質實一統志云美原唐之縣屬耀州也京兆府宋改屬耀州元雀之

故城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里

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武貞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使季昌代之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梁王全忠

引兵還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報王五十三年上黨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芻糧山積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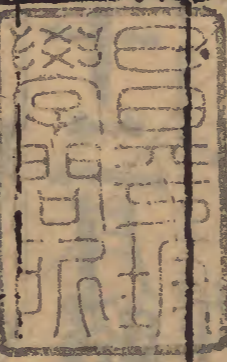
數日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所餘以救其命全忠留數困以遺之滄州賴以濟

書法

會全忠所舉也外降矣書官何予會也先是昭宗凶問至潞會帥將士編

素流涕及嗣昭攻潞會有梁王凌虐唐室之言則知有唐室者也當是時能如會者

鮮矣故書官予之



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